

· 口述军史 ·

主持词:在人民海军航空兵的序列里,有这样一支历史厚重、战功卓著、英模辈出、名震海空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曾被毛泽东主席三次点将出征,南征北战,先后完成北上流亭机场守卫北京东大门、入闽作战护航、机动入浙反敌侦察、南下海南岛打击入侵美机等任务,取得了以劣势装备击落、击伤11种型号31架美、蒋敌机的优异战绩,创造了“同温层作战”“双机对头着陆”“破圆圈战术”“超低空击落敌机”“超近距空战”等世界空战史上“八个第一”,涌现出了王昆、舒积成、王鸿喜、高翔等一大批著名战斗英雄和王牌飞行员。这就是“海空雄鹰团”——海军航空兵第X团。该团自组建以来,先后有100多名英模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5年12月29日,国防部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荣誉称号。该团官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反侵略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用忠诚和生命、勇敢和智慧、热血和汗水培育铸就了以叱咤长空、敢打敢拼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敌、以劣胜优的顽强斗志,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坚定信念,行如猛虎、攻如霹雳的战斗作风,永不止步、勇于登攀的进取意识为内核的“海空雄鹰精神”,成为官兵投身强军实践、建设强大海军的精神动力。

毛泽东三次点将“海空雄鹰团”

李文模 舒积成 口述 魏慈航 整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浙江宁波 315121)

摘要:海军航空兵第X团曾被毛泽东主席三次点将出征。根据毛泽东指示,1958年7月该团执行入闽作战护航、机动入浙反敌侦察等任务,为封锁金门之战作出了重要贡献;1964年底打击国民党军新型侦察机,予敌以沉重打击;1965年,南下海南岛打击入侵美机,有力捍卫了新中国的领海领空权益。

关键词:毛泽东 三次点将 海空雄鹰团

中图分类号:K27; E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7)02-0116-09

Mao Zedong's Three Important Assignments for "PLA Naval Air Force Eagles"

Narration by Li Wenmo Shu Jicheng Text by Wei Cihang

(East Sea Fleet, PLA Navy, Ningbo, Zhejiang 315121)

Abstract: Regiment X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al Air Force was assigned important missions by Chairman Mao Zedong on three occasions. In July 1958, as instructed by Mao Zedong, this regiment carried out military missions including escort for the operations into Fujian and anti-enemy reconnaissance for maneuver into Zhejiang, contributing a lot in the Battle of Blockade of Jinmen. At the end of 1964, they succeeded in cracking down on new-type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of the enemy, giving a heavy blow to the KMT troops. In 1965, they went south to Hainan Island to combat invading US aircraft, effectively safeguarding new China's maritime and airspace territorial rights and interests.

作者简介:李文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原顾问,曾任“海空雄鹰团”所在师师长。

舒积成,曾任“海空雄鹰团”所在师副师长。

魏慈航,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组织处军史办主任,现为上海市纪委干部。

Key words: Mao Zedong; three important assignments from Mao; PLA Naval Air Force Eagles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刚刚组建,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仍控制着东南沿海海区,从台湾和沿海岛屿起飞的国民党飞机经常来空袭我沿海重要城市。由于没有制空权,人民海军舰艇出海作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建设海军航空兵逐步提上议事日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就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我们海军需要建设航空兵,没有航空兵我们的海军是走不远的,走不出去。1952年1月8日,一份关于成立海军航空兵的报告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毛泽东连夜批示:同意。

1952年6月27日,海军航空兵第1师在上海虹桥机场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从此诞生。1953年12月18日,刚刚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空军第17师第49团,奉命改编为海军航空兵第X团。加入海军后,该团先后参加了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一系列战斗,譬如著名的“三门湾海空大战”“三军联合解放一江山战斗”等,为配合陆军和海军舰艇部队解放沿海岛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让每位航空兵官兵骄傲的是毛主席的三次点将出征,这一段辉煌历史是每个航X团人的荣耀和珍贵记忆,作为毛主席第一次点将出征时专程到北京领受任务和执行任务的亲历者(李文模),以及第三次点将的任务执行者(舒积成),我们永远忘不了那段战斗的历程,每每想起曾经战斗的烽火岁月,想起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友,总是满腔激情,感慨万千。

一、毛主席首次点将

好,就派X团去。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

1958年7月爆发了中东阿拉伯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美、英公然侵犯黎巴嫩和约旦,国民党遥相呼应,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频繁出动飞机在福建等地进行军事挑衅,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

为了有力打击国民党长期的袭扰破坏活动,以实际行动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8月,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决定炮击金门前夕,增加福建前线的空中力量,决定派航空兵部队迅速进驻福建。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主席建议,派海军航空兵X团前往福建。毛主席当时就点头同意:“好,就派X团去。”

为什么让X团去呢?因为我们航空兵X师X团年初转场到了山东半岛后,在同温层里击落1架美制RB-57型“夜袭者”高空侦察机,给国民党空军以沉重打击。此前,彭德怀刚刚视察过我们这个团,对我们印象深刻。

8月8日下午1点多钟,时任师长的我(李文模)正在师指挥所值班。突然,电话铃响了。海军航空兵司令部转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叫我立即飞往北京,领受任务,并再三强调在当日下午4点之前一定要赶到北京。我心里一顿,心想能有什么大事这么紧急呢,会不会是有重大任务了?军令如山,离报到时间仅有3个多小时了,当时青岛没有火车,也没有民航,只能自己驾机前往。

经过紧急飞行,我们到北京领受了作战任务: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炮击金门,命令海军航空兵X师X团,于8月10日早晨6时地面开出,7时空转准备完毕,准备进驻福州机场。

领受完任务后,我们立即返回青岛。在返航的飞机上,我心里盘算着:航行计划如何制订?对飞行员、地勤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如何动员?吃、住、拉、撒一大堆杂事怎么妥善安排?万一遇到国民党空军的拦截怎么办?这一连串的问题,都需要充分考虑,一一解决。

回到师部已是晚上,师里连夜召开常委会布置任务,决定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必须在一天两夜的时间内做好准备工作。

全团官兵紧张有序地开展准备工作。政治处干事挨家挨户打招呼,说是有任务出去,至于到哪里、干什么等,都没有说,也没有时间去做家属的思想工作。我深知每个环节都要做到万无一失,不时打电话检查了解情况。

10 日凌晨 1 点多,我查看全团情况。当查到飞行楼时,发现有个宿舍还亮着灯,进去一看,副团长王昆还在研究航空图。我催促他赶紧上床睡觉,他这才不情愿地上了床。早晨 7 点钟,32 架飞机齐刷刷地排开在停机坪上,一片白花花的,显得非常壮观。地勤人员们的眼睛都是红红的,看得出他们都是一夜没睡,我心里很是内疚,也很是感动。

一切就绪后,我一声令下,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声响起,飞机开始起飞。空中编队由王昆担任领队长机,计划于 13 日进入福州机场。11 日,空中编队在浙江路桥机场休整 1 天,研究了战术,分析国民党军的动向。当时分析敌人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趁我们飞机一着陆,立足未稳的时候进行轰炸,炸福州机场;第二个可能是因情况不明先来侦察一下。12 日,空中编队又转到了衢州机场。为什么转到衢州去?当时考虑它是山区机场,国民党军的雷达和飞机不容易发现。

10 日当天,我也驾驶 1 架米格-17 型飞机,在 1 架僚机的伴随下到达路桥机场。然后,我改乘吉普车,日夜兼程赶往福州。11 日,我准时向福州指挥所袁斌副司令员报到,受领了作战任务。12 日,我赶到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汇报入闽方案。在福州城里,我看到街面上用石灰画着一道道箭头,就问一位老大娘这是干什么用的。老大娘说这是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时,大家疏散的路线。可见当时国民党飞机是多么猖狂啊!

按计划,我们的空中编队 13 日转场到达。这天凌晨 3 点,我在福州机场的塔台上准备指挥飞机降落。四周静悄悄的,机场所有的航行灯都关闭着。福州机场离马祖列岛仅一水之隔,这边歼击机一起飞,那边驻在马祖岛的国民党空军就会发觉。我们的飞行员如何在这陌生的机场降落,真是难题,我也是捏着一把汗。一旦被敌人发现,后果难以想象。

正当我们十分焦急时,西方地平线上冒出 4 颗金属亮点,随即变得越来越大,我们的歼击机来啦!第一批歼击机战斗机群开始下降,70 米、60 米、50 米……机尾涡轮喷出的强大气流,将成片的野草吹得胡乱摇摆。眼看就要落地了,我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太低了,太危险了!我不顾一切地抓起话筒向迎面而来的带队机长王昆大声呼叫:“危险!你的高度太低,快,拉起来,拉起来!”长机没有应答,我忍不住再次呼叫:“你听到没有,拉杆!”我深知,在这样危险的高度,飞行员操纵只要有丝毫差错,就会发生事故。这时,塔台电话里响起前线指挥员的声音:“谁在喊话?不许讲话!”

所幸的是,长机非常安全顺利地着陆了。着陆后,王昆迅即拉开座舱盖,以手势和预先约好的暗号,指挥其他战机有序着陆。歼击机每着陆 1 架,便立刻滑到加油线加足航油,立即进入一等战斗准备,待命掩护空军的一个团队空转福州机场加油。

所有飞机安全着陆后,我便迫不及待地走向起飞线。王昆迎面跑步过来,向我大声报告:“报告师长同志,我团空勤人员,全部转场完毕,飞行员现已进入一等准备!”我挥挥手说:“好!”看着排列整齐的机群,我心里万分激动,不由自主地伸出拳头,在王昆胸前捶打了几下,这真是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旋风式的转场,小伙子们真是好样的!

13 日 8 时左右,空军 31 架飞机也由衢州机场空转福州机场进行加油。约 1 个小时左右,飞机全部安全着陆,加完油后,于 11 时 30 分左右安全转至龙田机场。

两支部队的空转行动,都十分严密稳妥,保证了梯次进入福州、龙田机场。

当天,福州机场气象云量 1 成,云高 1000 米,能见度大于 20 公里。大家判断,估计会有国民党军飞机前来窜犯。果然,中午 12 时左右,战斗警报拉响了,有国民党军飞机前来侦察。大伙都

憋了一口气,这次一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根据前线指挥所的命令,我立即让航 X 团飞行二大队副大队长马铭贤担任带队长机,率领 4 架飞机紧急起飞,迅速升高 1 万米,时速 900 公里,起飞后到 51 号空域待战。马铭贤起飞后不久,便发现了两架 RF-84 侦察机。这时候我就下达命令:航行 107 度,投下副油箱,注意在左前方有敌机。一瞬间,2 号机飞行员程开信、3 号机飞行员陈怡恕均发现了敌机。马铭贤果断下令:“2 号机攻击,我掩护。”对方飞机突然大坡度右转向我长机实施攻击,情况十分紧急,幸运的是对方炮弹竟未射中马铭贤的飞机。马铭贤急令 3 号机掩护,自己则迅速脱离了攻击。我 3 号机咬住了对方长机,陈怡恕在盘旋中开炮 3 次,敌机以左转弯急旋转下降从 9000 米垂直俯冲到 2000 米,穿入云层中失去了踪影。这时,2 号机程开信也紧紧咬住了敌僚机,敌机仍以大坡度急旋转俯冲下降,从 1 万米下降到 1900 米,程开信机开炮 2 次,国民党飞机溜掉了。于是我只好下令飞机返航。

这次空战持续四五分钟,消耗 37 毫米炮弹 40 发,23 毫米炮弹 231 发。根据射击胶卷判明,程开信、陈怡恕两人各击伤敌机 1 架。由于敌机采取“S”形急剧盘旋下降,使我方难以瞄准射击,失去了击落对方的良机。尽管如此,据说国民党空军内部很是震惊,惊呼共军的“低空霸王团”到了福州。

海军航空兵第 X 团入闽首战就击伤敌机 2 架,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当天晚上原计划由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叶飞主持召开的欢迎会,变成了庆功会。但这对于我们来说,总感觉有一种遗憾,那就是没有击落飞机。为了更好地吸取经验教训,我们组织团里飞行员进行了战斗总结。我们认为,这次战斗一方面发扬了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我团低空隐蔽地空转福州机场后,就能马上担负起战斗值班任务,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当敌机窜犯,马铭贤中队能及时起飞迎击,打破敌侦察企图,较好地完成了入闽作战第一仗。另一方面是空中指挥正确,协同密切。但明显不足的是对敌射击时,3 号机瞄得不稳、不准,2 号机打得不狠,虽多次攻击,却未能将其击落。

在转战福州的日子里,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情,那就是王昆的突然病故。王昆原本就有胃病,入闽后,他忙于飞行、作战,身体不舒服也一直咬牙坚持。10 月 21 日上午,指挥所通报有 2 架国民党空军侦察机侵犯,正在战斗值班的王昆和战友们紧急驾机起飞作战。然而,他这一去,就因突发昏迷而失事,再也没有回来。

航 X 团此次出征,配合我空军与国民党空军数次空战,给其以沉重打击,保障了陆军、海军的战斗行动,改变了国民党军飞机肆意轰炸骚扰福建、浙江等地的局面,同时也震慑了台湾的美国空军部队,使其未敢直接与我军交战。福建人民欢欣地说:“现在我们的头顶上真正解放了!”

二、毛主席再次点将

海军航空兵不是有个第 X 师,X 师有一个 X 团吗?请他们去一趟……

——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64 年 10 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对大陆的空中侦察骤然增加。当时,国民党空军手中有一张王牌——美国制造的 RF-101 式高空高速侦察机。这种侦察机享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实用升限 15500 米,最大时速 1800 公里,机上装有各型航空照相机 6 部,能在高、低空照相。台湾空军吹嘘这种飞机“高炮够不着,导弹瞄不准,飞机追不上”。自 1961 年起,敌 RF-101 飞机就凭借其速度优势,多次窜入大陆上空,甚至飞临我海军航空兵的路桥机场上空进行侦察,十分猖狂。东海舰队航空兵曾组织尖刀分队,专打 RF-101 式侦察机,但都因对方飞行速度快,低空和垂直机动性能好,我歼-5 飞机追不上而没有成功。

1964 年 11 月 25 日,毛主席看完总参谋部送来的情报后指示:“海军航空兵不是有个第 X 师,

X 师有一个 X 团吗？请他们去一趟……”这就是毛主席的第二次点将。

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到了海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马上同海军副司令员兼航空兵司令员刘道生商量，决定由航 X 团组织一支机动作战小分队去浙东作战。

这时，我（李文模）已是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了，但始终关注着航 X 团的发展。自己没有亲自领受任务，但也为毛主席第二次点将航 X 团而感到自豪和兴奋。对于这次出征的情况，我也是有所了解的。

当时的航 X 师师长周克林接到指示后，专门找到航 X 团副团长、优秀飞行员王鸿喜，问他能不能去，因为王鸿喜的爱人要临产了，需要丈夫的陪伴。但王鸿喜坚定地回答：能，没有问题！

12 月 1 日，机动作战小分队准备转场了。萧劲光司令员、苏振华政委、刘道生副司令员、海军航空兵参谋长纪亭榭等海军、海军航空兵首长乘专机专门赶到青岛流亭机场为他们送行。首长们先是逐个找小分队的成员谈话，详细了解每个人的情况，然后到机场仔细检查了飞机，还搞了集体座谈会，分析情况，为小分队研究设想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萧司令员在集体谈话时讲到：打掉 RF-101 飞机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毛主席非常关心，经常过问这件事。毛主席对航 X 团是很了解的，现在派你们去完成这项任务，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对你们的信任，是你们的光荣，也给我们海军、海航添了光彩。你们团刚刚改装歼-6 飞机，飞歼-6 的时间很少，去打 RF-101 型这样的高空高速侦察机，困难不少，任务很艰巨。我希望你们发扬 X 团的光荣传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听了萧司令员的动员讲话，小分队的 4 名成员个个精神饱满，誓言要坚决完成任务，让上级首长放心。

次日晨 6 时，在师长周克林的率领下，小分队驾驶歼-6 飞机，从流亭机场起飞，直奔路桥机场。为避开国民党军雷达，小分队过了上海便采取低空、慢速飞行，无线电静默，高空有歼-5 飞机伴随伴动，着陆不用减速伞等隐蔽措施迷惑国民党军。着陆后，还立即把飞机开到机库里隐蔽起来。

歼-6 飞机虽是新中国自己制造的超音速飞机（时速 1.35 马赫），但与 RF-101 飞机相比，速度仍处于劣势。

小分队进驻路桥机场后的第二天，RF-101 飞机就出来了。指挥所通知小分队立即起飞，王鸿喜和高绍英双机升空，可惜由于判断不准确，起飞晚了点，让敌机溜掉了。从 12 月 3 日到 17 日，连绵阴雨，敌机出不来，我们的飞机也飞不了。

于是，小分队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战前练兵。首先召开各类座谈会，听取了歼-5 尖刀队和 RF-101 飞机交手的经验介绍。然后又找来 RF-101 飞机屡次来犯的航行图，加以认真研究，详细测算了 RF-101 飞机历次窜入路桥机场的时间、方向、爬高方法、上升速度、上升角、上升率及改平地段等数据，绘成各类图标，再与歼-6 飞机性能作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综合分析，大家感到敌机的主要特长是速度快，但也有 3 个弱点，也就是说在 3 种情况下它快不起来，我们有克敌制胜的可能。一是 RF-101 飞机在低空出航，向高空大仰角紧急爬升阶段，性能受到限制，只能用亚音速飞行；如歼-6 飞机提前起飞到达待战空域，以正高度差先敌加速，隐蔽突然地截击正在爬高的敌机，就有可能将其击落。二是敌机爬高后转入平飞的短暂时间内也快不起来，只要歼-6 飞机提前占据有利位置先敌进行突然袭击，也有将其击落的可能。三是 RF-101 飞机在平飞照相阶段速度必然减慢，这也是我们发起攻击的好机会。

由此，指挥所制定出了详细的战斗预案，对空、地勤各个环节分别提出严格要求，严格训练，落实到人。特别强调要把好 3 个关口，即雷达尽早发现敌机、领航员及时准确引导和飞行员不失时机地准确实施攻击。

能否如愿以偿地实现早发现敌人，在极短的时间内稳、准、狠地攻击敌人，需要各个部门、各个

岗位的密切配合、有效协同。为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参战小分队和航空兵部队进行了艰苦训练,训练的中心内容是针对敌机速度快、爬高快的特点,过好“三关”。

第一是发现关。这一关主要由海军雷达 2 团的警戒雷达连和引导雷达连负责。任务是一定要在 120 公里以外发现敌机,为飞行部队赢得充分的准备时间。为了从警戒雷达荧屏上极细小的亮点中迅速发现敌机踪影,雷达操纵手们刻苦训练,很快练就了“胡子里拔汗毛”的高超技艺。

第二是引导关。这一关主要由领航员魏承超、谯伦吉负责。任务是把我方飞机引导到最佳攻击位置,提供攻击的有利条件。魏承超、谯伦吉曾多次担负作战指挥引导任务,并同飞行员一起参加过歼-6 飞机改装训练,与飞行员是“知人、知音、知性”的老搭档。

第三是攻击关。这一关主要由王鸿喜、高绍英、王相一等 3 人负责。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精选出来的优秀飞行员,只要指挥所的领航引导能给他们创造有利条件,击落 RF-101 飞机是有把握的。

攻击关是最关键的一关。为了过好这一关,周克林师长带领全体参战人员从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次进行图上演练和协同训练,不断解决“三关”衔接配合问题,修正完善作战引导预案。他们根据以往作战经验和作战需要,总结出上机快、起飞快、发现敌机快、战斗动作和战术动作快等一整套动作要领,并把这些动作要领归纳成 25 条简明易记的战斗口诀,诸如“先穿伞、后挂钩、两带口号接插头”“下决心、朝前靠、标志清,光点稳准就开炮”等等。空地勤人员一面演练,一面背诵,很快就把这些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并做到了听音辨认,闻声知情,空地融为一体。

12 月 18 日,雨后天晴,气象条件良好,指挥所估判会有敌机来犯,都早早地做好了战斗准备。果然不出所料,中午 11 点时,上级通报:有两架飞机来犯。王鸿喜和高绍英立即奉命起飞拦截,但起飞还是晚了点,敌机又一次逃跑了。

很快,小分队又接到了敌情通报:警戒雷达连于下午 2 时许在距路桥机场 150 公里处发现 RF-101 飞机低空北上。指挥所根据以往敌机入甯情况判断,认为敌机可能是利用海上低空出航,然后突然爬高,以高空大速度对我路桥机场进行侦察拍照。由于是在超过预案 30 公里发现敌机,我们赢得了更为充分的战斗准备时间。

14 时 18 分,路桥基地司令员吴长武先令歼-5 双机起飞至大陈、琅玕山、三蒜山、莞岙一带空域佯动,迷惑敌人。14 时 42 分,命令王鸿喜驾驶歼-6 飞机升空,在敌雷达发现不了的温岭一带空域待战。王鸿喜迅速升空,当他向战区飞驰时,地面跟踪敌机的引导雷达因操纵不慎,丢失了目标。在这紧要关头,领航员谯伦吉果断采用“推测引导”的方法,不断引导王鸿喜改变飞行航向和速度,调整飞机与推测中敌机的位置,始终保持飞机占据有利位置。15 时,引导雷达又重新抓住了目标。敌机发现被咬住了,急忙拉杆爬高。王鸿喜按照指挥所的准确引导,迅速发现了敌机。这时敌机上升很快,已窜到王鸿喜左前方。王鸿喜闪电般扑向敌机,快速急转占位跟踪瞄准。15 时 16 分,待敌机正慢慢减小上升角改平角时,王鸿喜抓住有利时机一按炮钮,三炮齐射,只见敌机猛一抖动,冒起一股浓烟,向右下滑。王鸿喜乘胜追击,在追至 1500 米处再次开炮,这一次虽未击中,但敌机已然受伤,最终栽入了大海。

敌机飞行员谢翔鹤跳伞后,被我海上民兵活捉。谢翔鹤是国民党空军第 5 联队第 6 大队第 4 中队的少校军官,过去曾多次入甯大陆侦察,还获得过“飞虎”“彤弓”“宣武”“云龙”4 枚奖章。被俘后,谢翔鹤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见见击落他的大陆飞行员。见到王鸿喜,他心有余悸地说:“你们厉害,我们都叫你们‘低空霸王团’,一提起你们,心里就发毛。”

为庆祝胜利,国防部给小分队颁发了嘉奖令,海军也在上海举行了庆功大会。12 月下旬,根据海军通知,作战有功人员奔赴北京,住进了海军第一招待所。29 日晚上,周恩来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在萧劲光司令员陪同下接见了大家。周总理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

好消息：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我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很高兴，不让你们走，要接见你们。

12月31日晚7时，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陆海空和地方英模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照完相后，罗瑞卿总长单独把王鸿喜留下，告诉他说：毛主席还要在大礼堂主席台上单独接见你。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走在前面，罗总长拉着王鸿喜的胳膊紧跟其后，相继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的礼堂。罗总长看毛主席落座后，领着王鸿喜走上了主席台，向毛主席介绍：“这就是击落美制国民党 RF-101 高空高速侦察机的飞行员、海军航空兵 X 师 X 团副团长王鸿喜同志。”王鸿喜向毛主席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毛主席伸出手，紧紧握着王鸿喜的手说：“你叫什么名字？”

王鸿喜回答：“我叫王鸿喜。”

“好啊。”毛泽东主席又问：“名字是哪三个字？”

王鸿喜回答：“三横一竖王，鸿雁的鸿，喜欢的喜。”

毛主席微笑着点头说：“好、好、好，这个名字取得好，打下飞机大家喜。”

毛主席与王鸿喜握手的那张照片，当时团里的飞行员们看了都非常激动。大家都觉得，能见到毛主席，能和毛主席握上手，那就是这辈子最高的荣誉，纷纷表示一定要打胜仗，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三、毛主席第三次点将

X 团在哪里？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1964 年底，随着美国侵略越南北方的战火日益扩大，中国南海边境也遭到严重威胁，美舰频繁地在中国南海游弋，美机不断侵犯中国领空，甚至袭击中国的商船和渔船。美国空军经常使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活动，这种 AQM-34A“烽火”式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翼展 3.91 米，机长 7.01 米，总重量 1500 公斤，机体很小，全靠无线电遥控或程序控制，最大时速 0.96 马赫，飞行高度 18600 米至 20000 米。机身上部装着吊环，由大型运输机带到空中发射，机身末端装有回收降落伞，当飞到回收场时，可以接受地面遥控，打开降落伞，垂直降落。它的头部装着一部照相机，可以把所经过的空域下方建筑、军事设施等清晰地映在胶卷上，自动拍摄、冲洗。美军该型飞机通常先在北部湾出现，然后侵入我海南岛上空。当时我驻海南空军部队装备的是歼-5 型飞机，飞行高度和速度都不如敌机，无法同它作战，只能愤愤地眼看着敌机逃走。

1965 年 1 月，面对南中国海狼烟四起的紧张局势，毛主席又一次想起了海军航空兵 X 团，他问道：“X 团在哪里？”这就是毛主席的第三次点将。

2 月 20 日，由师参谋长辛英元带领 X 团空地勤人员 29 人，配备 2 架歼-6 丙型机，组成机动作战小分队，首批转进海南岛海口机场，专门对付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我（舒积成）当时是副大队长，参加了这次任务。

我们团装备歼-6 丙型机仅 1 年多时间。歼-6 丙型飞机实用升限为 17500—17900 米，如果在极限高度上爬高飞行，操纵时稍不注意，飞机就有可能因得不到支持自身重量的最低速度而螺旋式下坠；由于高空空气稀薄，升力小，开炮时强烈的后坐力又容易引起发动机熄火停车，若不沉着处理，很容易发生坠毁事故。要把美军的高空无人侦察机打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有 3 个难关。

第一个是高度关。就是飞机能不能飞得上去的问题，因为敌人的高度一直在 18000 米左右。当时，我们想了这样一个办法，在飞到 16000 米时，利用超音速以抛物线的形式冲到 18000 米以上。飞到这个高度飞机机身会变得飘忽不定，维持不了自身重量，停留 4 到 5 秒后，就要往下掉，

我们就是要利用飞机往下掉的时间争取战机。

第二个是引导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飞上去了,但没有目标引导,抓不住战机也无济于事。那时我们的领航员和飞行员时时刻刻都在一起,领航员要熟悉了解每一位飞行员的性格,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性格来实施具体的指挥引导,最终达到充分信任,密切配合,才能抓住最佳战机。

第三个是射击关。我们的航炮射击范围在800—1200米的距离之内,但是针对无人高空侦察机就不行了,必须要近距离射击,要在200米以内的距离开炮,命中率才会高。大家都下定了在200米内开炮、刺刀见红的决心。

小分队训练的重点是攻克高度难关。我们一方面尽量减轻飞机自身的重量,另一方面学习空军的经验,利用飞机向上跃升运动的惯性提高升限,达到新的高度(叫做动力升限)。通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终于可以普遍跃升到18600米,我最高飞到了19020米。至于高空瞄准射击问题,我们不仅在空中反复演练,回到宿舍还把飞机模型挂在床前的铁丝上,苦心琢磨。

大家总结出要把握好“三个阶段”,即:出航阶段,地面指挥员要正确判断敌机企图和可能飞行的航线,把我机引导到有利的待战位置上;跃升阶段,飞行员要严格按地面给予的数据操作,果断处置随时出现的各种情况,修正偏差,占好攻击位置;攻击阶段,飞行员必须操纵飞机进行快速瞄准,敢于抵近敌机,力求首次攻击即击落敌机。经过训练,小分队的战斗力提高了不少,大家自信心倍增,迫切盼望着一场空战来检验。

时机终于来临了。3月14日中午1点多,美军1架无人驾驶的高空侦察机入甯侦察,速度每小时760公里、高度18300米,由海口入陆,航向180度于黄流市出陆入海,活动了大约10分钟时间。根据上级情况通报,指挥所令小分队张炳贤单机于1点半时起飞。张炳贤升空后,于1点55分发现美侦察机拉烟,压航迹进入攻击,遗憾的是,没有攻击到美机。

3月24日,根据敌情通报,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当天有可能对海南岛地区进行甯犯。我们便提前两小时到达机场,地勤人员进行了详细的飞行前检查,使飞机处于良好状态,我们进入座舱待命。12点58分,雷达站报告在东经107°50′、北纬17°05′发现敌机,航向360°,高度6500米,时速750公里。中午1点15分,敌机目标再次出现,高度15000米。1点27分,指挥所令王相一单机起飞截击。王相一以最快的速度开车,一起飞,就使用加力爬高,先到待战空域隐蔽待战。39分45秒,指挥所令王相一投掉副油箱。这时,王相一距敌机约30公里,他一边爬高,一边修正航向、接近敌机。当高度达到16000米时,改平增速,此时敌机的高度在17600米左右。当距敌机3800米、观察角18°时,王相一拉起跃升,瞄准敌机,当相距411米时,敌机被牢牢套住,王相一驾驶飞机双炮齐发,打中美机左翼,接着又紧追不舍、再次开炮,敌机直线向外海逃甯。后经证实,敌机坠落于外海。这是小分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大家很是高兴,也有了更大的信心。

3月31日,1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犯我国领空。我那天正好值班,接到命令后,我担任长机,王相一担任僚机起飞。大概是飞到一万多米时,接到地面通报说,敌机在我的左前方70公里,我们那个时候飞机上没有雷达,都是用眼睛找。飞到距敌35公里时,我发现了敌机,于是立即追击。距敌27公里时,指挥所通报右转弯,上升高度到16000米,我报告说明白,并问观察角多少度拉起?指挥所通报观察角33度拉起,当时我的飞机速度是每小时1100公里。当观察角30度时,指挥所命令:拉起!我马上把飞机拉起来,敌机迅速向我压来。当时我判断与敌机距离为100米,一按炮钮,20几发炮弹打了出去,一下子把敌机打得冒出了白烟。与此同时,我赶紧拉起脱离,回头一看,敌机已颤巍巍地栽了下去……。后据了解,美机坠落在海南三亚以北地区。

受此打击后,美军改变了过去直进直出的入甯方式,转而采用在中国领海线上空作“S”动作飞行忽进忽出的“擦边”战术,这就要求我们的飞机必须在美机入侵我领海的瞬间将其击落。反击入

侵美机的海空斗争由此又出现了新的难点。南海舰队航空兵指挥员组织部队认真研究对付“擦边”战术的对策。最后大家认为：只要我飞机能适时起飞赴预定空域待战，选择好攻击方向，抓住有利战机攻击，就完全可能将窜犯领海的美机一举歼灭。

8月21日，又是1架美军高空无人侦察机来犯。这次敌机是直接从北部湾飞向海南岛，我们的飞机还在地面，敌机距离我们已经只有100公里了，这个距离太近了。我驾驶飞机滑出跑道后，指挥所就告诉我加力起飞，我赶快收襟翼开加力，从海口机场向东飞去，指挥所命令我左转弯，在距敌机70公里时，我看到蓝蓝的天边上有一小点，立即报告，在右前方发现敌机。

当时，无线电联系时干扰非常厉害，指挥所的指令时断时续。我继续往前飞，敌机从我的右前方到了正前方，最后又到了左前方，此时如果不转弯就将遗失战机，我果断左转，转过来后距离敌机20公里，高度15000米，正是拉起的好时机，我有点着急了。这时，突然听到指挥所的命令：拉起！我异常兴奋，马上拉起，敌机从上面向我靠了过来，距离300米时我第一次开炮，没打中，等到距离100多米时，我第二次开炮，一下把敌机的右翼打断了，敌机马上向右转了下去，我赶紧跟上去第三次开炮，这次开炮我判断距离只有58米，打完后敌机一头栽了下去。

这次毛主席点将出征中，我们小分队中的飞行员高翔还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短兵相接的奇迹，创下了用国产高速歼击机击落美国空军F-104C型战斗机的纪录。我们和航空兵兄弟部队先后击落敌机7架，击伤敌机1架，有力削弱了美军的空中优势，有效维护了我海空权益。我个人由于两次击落美机，两次荣立一等功。1965年4月，国防部还授予了我“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组织给我记功，给我荣誉称号，但我认为我只是按了按炮钮，其他的工作都是地面同志做的，胜利的保证在地面，胜利的表现空中，就像周总理说的那样：空战的胜利是集体的创作！

（责任编辑 仲 华）